

石 化 期 積 冲

張 資 平 著



創 造 社 叢 書

1926

冲積期化石

張資平著



上海
創造社出版部

1926

以 詩 代 序

真強者，不飲弱者之血。
真智者，不哂愚者之言。
五官常占有空間最高之位置，
肢體的半數可以支持重大的胴體，
這是造物特賜之恩惠！
也是萬物之靈底特徵！
要不辜負這特賜之恩惠，
如何利用這種特徵，
未成化石之先，應常思念及底。

著 者

爸爸！

我不是受孔子底“孝悌”底束縛，
也不是受摩西十誡第五條底支配，不
自然的思念你。我思念你，全基於你對
我底“愛”！

你底“愛”在我胸裏，比你生前還
要強烈，你死了三年餘，你底影子在我
腦中，比你生前還要深刻！

我真不能再思念你了！也不能哭
你了！這幾年來因為念思你，哭你，我自
己應做底事一件都不能做。我今把思
念你底責任交給“沖積期的化石”！

爸爸！我以後再不思念你了！我以
後再不哭了！

著者，一九二一年九月

—

“偉哥！我今晚由海水浴場回來，接到你前月十五日發的勉勵我，安慰我的那封信；我很喜歡，很感激；不是真心愛我，時時刻刻思念我的偉哥，能夠這樣誠懇的教訓我麼？

“但我對不起偉哥了！辜負你勉勵我，安慰我的一場好意了。我是一塊均質性的（Isotropic）破碎石片，無論你拿如何強度底十字聶氏柱（Crossed Nicols' Prisms）來檢查我，都不能叫

[1]

我發生出別種彩色，無論何時，只是一片黑暗！

“偉哥，你常拿‘爲國家，爲社會’底話來勉勵我，實在有點兒像我們在化學實驗室裏定性分析的時候，用過量的安謐尼亞溶液（ NH_4OH ），去洗滌氫化銀和氫化汞的沈澱，以後雖加硝酸，也不會生反應了。老實說，我不單對國家，對社會，再沒有盡力的勇氣；就算對自己一身的頹唐，都沒有能力去圖恢復。偉哥，——我以前也好像對你說過，——我在這世界裏，簡直像沒有知覺的動物，——一般的動物，對於環境的寒暖苦樂的感觸，比我還像銳敏些，我是像最初期的，和下等植物沒有什麼明瞭的區別的 原生動物‘阿美巴’（Amoeba）——還有什麼功過可論，還怕社會的是非褒貶嗎？

“我在日本，實在說不上有求學的資格，——政府也不見得真心誠意的望我們求學，——不過帶上一套假面器，和真的朝勤暮苦的一班人，在狂潮激浪裏爭飯吃！索性說明白些，就是靠這每月幾十塊錢的官費過活罷了！

“偉哥，你對我的同情，我並不是不知道感激。不過我要放肆說幾句話，偉哥對我的滿腔同情，恢復不了我的逆境，醫不了我的飢寒，就算對我一個人能夠，這漠大的世界裏，像我一樣可憐的，——不是，比我更可憐的人，不知多少，偉哥有多大能力去安慰他們，幫助他們呢？

“昨晚上很好的月亮，我在這海岸的小市場裏看夜市。我看見一個很衰老，很瘦弱，很可憐的村嫗，坐在道傍哀哀的痛哭。她的目的不過想來往的人，給她幾個銅錢，——我信她沒有奢望，她也不敢有更奢的希望。——但我站在傍邊，守了半點多鐘，來來往往不知過了幾百幾十個人，不單沒有一個人給她錢；我覺得來往的人的臉上，還現出一種討厭她哀哭的樣子。——或者偉哥要說是我的神經過敏的直覺。——祇有一位年輕的女子，她到底比其他的人慈愛些，過的時候，聽見村嫗底哭聲，呆呆的站着看了她一會，只說了一句：‘可憐！’，後來還是慢慢的跑了。我想這年輕的女子，憐憫村嫗的念頭，也不過一時的發

作。這憐憫的念頭，怕要跟她離開那村嫗的距離和時間，成反比例的，漸漸消滅罷！偉哥，你不是要像那位年輕底女子麼？你能夠說在寫信給我的時候，和寄了信之後思念我的程度，完全一樣，沒變更麼？……”

我三年沒有歸省，今年暑假回來，家常事務，百端待理，所以我在家裏一個月，覺得比在學校的時候還要忙些。我的日課，——我每晚上要做筆記——也斷了半個多月了。現在七旬休假，就要滿期，家裏的雜務，也漸次清理就緒，我便檢點行裝，打算日間動身再赴日本。我的日記也由今天重新繼續起來。我正在想：我的日記要怎麼樣的着手開筆，我的姪女兒，——很會討人歡喜，今年才六歲的女姪兒，送了一封信來給我，

“叔叔！郵差才送來的，祖母叫我送給你。”

這封信就是我抄在上邊，我的好友韋鶴鳴由日本寄來給我的。他信裏面寫的雖然是一篇牢騷話，但是有好些道理在裏頭，所以我把牠抄在前頭，做我這篇筆記的緣起。

二

我接韋鶴鳴君的信後第三日，我已由鄉下出到廣州來了。我在廣州住了兩晚一天，訪訪舊友，探探親戚，買些途中要用的物品，和送人的禮物，到八月二十一晚上，才搭晚渡到香港來，到了香港之後，一連等了三天，都沒有輪船開往日本。我只好株守在旅館裏納悶。

韋鶴鳴信裏的話，果然不錯。我這幾天在旅館裏果然沒有思念及他。我思念的，第一是在家中病了爹爹。其次是日夜勞動操心，我在家裏沒有一天不和我說辛道苦的媽媽。又其次我的天真爛漫嬌小可愛的姪女兒也思念到了。在家裏只會吃煙賭錢，不會理家的哥哥也想到了。天天和我媽吵嘴，叫我媽生氣的嫂嫂也想到了。在中學校裏不喜歡念書，只喜歡淘氣的弟弟也想到了。最後我想到的，是在蓬萊山裏天天望我快回她家裏去的澄雪。——我以後才知道我想錯了，她並沒有望我早些回去。——我思念的，是我住在她家裏的時候，每天

下午我由學校放課回來，一定送一瓶開水到我房裏來和我談笑的澄雪。

讀者到這裏，或者要疑我對澄雪有什麼曖昧的事。其實我和澄雪，還沒有達到‘愛’的程度，因為一來她的年紀還輕，——她祇十六歲，——不解戀愛是什麼（這我又猜錯了）；二來是我的境遇禁止我和她談‘愛’的問題。我常常思念她，是因為我住在她家裏半年來，她伺候我很周到，待我很懇切，並且她那大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樑，胖胖的一雙玉手，微微的一副笑顏，實在令人生愛。我想她底倩影，在我眼球裏底網膜（Retina）上，永久不會消滅！我想到澄雪，便聯想到她的弟妹。她的弟名叫壯一，是個十多歲的小學生。她的妹子却有兩個，大的叫妙子，年八歲，和他的哥哥同在一處小學校上學，小的叫玉枝，才五歲，比我的姪女兒又另外有一種可愛的美態，如果叫我勉強說出她們可愛的美點的區別來，我只好說一個是大陸美，一個是島國美罷。

我認得澄雪，是她的弟壯一介紹的。我前年住的館子，正靠她家後園。我每天由學校回來，放下書

包，就到外邊散步。若是壯一也放了學回來，一定向我鞠躬脫帽行一個禮，跟了我登山玩水，常在一塊兒頑。我因為愛他天真爛漫，和他要好起來，做了一對忘年好友。但我的同學都嘲笑我，說我並不是真心愛壯一，不過看中意了他的姊姊，推及他罷了。我覺得也有點道理，辯駁他們不下來。不獨友人，就是壯一也知道我喜歡他的姊姊，時常當我在面前的時候，取笑他的姊姊。有時候我和澄雪在路上遇見，想要說幾句話，壯一偏要從傍說出許多不倫不類的可笑話兒，把我們來開心，弄得我和澄雪，不過點一點頭，彼此臉紅紅的跑開。壯一那時却哈哈的大笑。

我還記得有一天，我和壯一傍晚散步回來，澄雪正在我住的旅館傍邊一塊草地上站着和她底一位女友談話。壯一看見了，便高聲的叫起來，跑到澄雪面前，

“姊姊！謝先生在這裏，你昨晚不是說想會他麼？快去快去！”

澄雪登時滿臉發紅，低聲的叱罵壯一，

“討厭的東西!一點也不顧忌。”

壯一又跳了回來我旁邊，

“謝先生!我的姊姊在那兒啦!”

我這時候，也和澄雪一樣的臉熱難過，勉強向澄雪點了一點頭，澄雪也笑哈哈的向我鞠了一鞠躬。我臨去的時候，聽得澄雪帶笑的罵她女友，

“你不要胡說!我也才認得他!”

後來壯一常常聽見我問他姊姊身上的事，知道最能打動我的心的，就是談他姊姊在家裏的事給我聽。他告訴我，他的爹爹去年買了一個風琴給他的姊姊。他又告訴我，他的姊姊每天下午要教她的妹妹們唱“飛螢”和“鐵道歌。”他又告訴我，他的姊姊剪的紙花兒很好看。他又告訴我，有一天他的媽不在家裏，他的姊姊去代她媽弄飯，把飯燒焦了，他媽回來，把她罵哭了。壯一有時候還要故意編了許多謊話來哄我，或者有什麼事要求我時，竟借他姊姊的名義來做外交手段。有一次，壯一看見我新買了一冊載有很多美麗照片的雜誌，想借到家裏去看，第二天便跑到我寓裏來，

“謝先生，你那本雜誌不讀麼？姊姊想讀，要我向你借。”

我不相信日本的美人外交政策，也在小學校裏當做一種教材教授小孩子們！我們中國底小孩子，若和他說句笑話，叫他做舅子，他不但不喜歡，或者馬上要和你吵起來。這是中國小孩子和日本小孩子的區別！

到了第二個學期，壯一家裏住的一位日本學生搬了出去。（日本尋常人家裏有了空房子，便貼招帖招外人進去同住，叫做貸間。住貸間的，多半是學生。）壯一硬要拉我到他家裏去住，我自然情願。住上了半個月，壯一便有點後悔，不應當拉我到他家裏去住。其實壯一是錯疑了我。我自己想愛壯一的心，實在一點兒沒有變更，不過到他家裏之後，對澄雪又另外有一種交情罷了。由壯一的眼光看起來，總覺得因為有了他的姊姊，我和他到外邊去頑的時間減少了許多。所以壯一時常和他的姊姊吵，好叫我知道他是不喜歡他姊姊的，要我和他取一致行動，攻守同盟。平心而論，壯一的外交政策，到

底失敗了。

三

我悶住在香港，過了三天。到廿五那天下午後，有一條開往橫濱的日本郵船。此時暑假快要滿了，同船回日本上學去的學生很不少，就中我也有好幾位認得的。這郵船是由歐洲回航，不像美洲濠洲航路的艙位有中日的區別；所以也有日本搭客混在我們裏頭來。我占的艙位，一邊是一位回日本去的女留學生，和她的幾位同伴；一邊是由南洋做苦工回來的幾位日本下流人，口不擇言，喝了一兩盅酒，胡說亂道的，說了不知多少下等卑鄙話。在我右側占有艙位的陳女士，——是後來才曉得她的姓——是很懂得日本話的，我看她聽了那些下流社會的話，很覺得難過，所以她除了吃飯睡覺回到艙裏來，以外的時間都在艙面上眺望海景。和我對面艙位，有一位極有趣，和他談話可以解悶的妙人。他是法國工人，年紀約略有五十前後，由西貢往橫濱的。看他好像很窮苦，所以和我們黃色窮鬼同搭東

洋人獨有的三等大艙。(西洋人的生活程度，本來比我們東洋人高，決不搭我們搭的三等大艙。我不搭西洋人輪船，寧可搭日本船，也有個道理，因為西洋輪船沒有像日本輪船一樣三等艙架。若搭西洋輪船的大艙要席地而眠，艙板的振動，直接傳播到我們腦裏，痛得可怕，並且西洋輪船的辦事人，不把三等搭客當人類看待，簡直當做牲畜和貨物一樣的管理。祇有日本人的生活程度，和我們不相上下，也多搭三等的，所以日本輪船特別設備有載人類的三等艙架。在大艙裏，不單可免貼艙板而臥的辛苦，而且也比西洋輪船載牲畜和貨物的大艙清潔些。我國航業還沒有發達的期內，由經濟上，衛生上看起來，日本輪船的三等艙，實在排斥不得。)這位先生的鼻孔和嘴唇中間，雖然蓄有韋廉式的鬍子，可是身材很矮，又臃腫得難看。時時用左手去抹他的鬍子，右手去摩他的巨腹。他的鼻尖已向水平突出，占了的空間的部位不少，他腹部向外平突出占的空間部位，還要來得大；我心裏暗想，若由他的鼻尖作一條直線，連給他的腿，這根直線，和水平作的

角度的餘弦，一定快要等於二分之一。他遇見我們，便嘻嘻的笑，不懂中國話，也不懂日本話。祇把他在南洋一帶學來的，沒有文法的英語，向我們交談。我們會說英國話也有限，所以除了 yes 和 no 之外，實在沒有好多句話去應酬他。

輪船展了輪，出了港口之後，速力漸次增加起來。我們安頓了行李，都出來艙面上眺望海面景色。回首望那繁華鬧熱的香港，早已朦朦朧朧的伏隱在海天界線裏去了。眼前看得見的除了深碧色的海水，黃金色的夕陽光線，和青天白雲之外，沒有可以做我的筆記材料的。我只好在這艙面上，左探右望的去覓材料。到了後來，才發見了兩位三位初赴日本——不知去逛的呢，還是留學——的學生，還沒到日本國境，早把在香港便買來的，長短不稱身的日本道袍（和服）穿上，趾高氣揚的，在艙面上走來走去，害得那位法國先生趕快的跑來問我，

“Are they Japs?”（他們是東洋人嗎？）也害得我沒有話去答應他。

四

我曉得占有我隔鄰艙位的女留學生姓陳，是在艙面眺望海景的時候。初到艙裏，彼此早招呼過了，說過了幾句應酬話，不過還沒有請教姓名。此刻在艙面遇見，自然要點一點頭，行個禮。我真喜歡不盡，陳女士竟走過來我旁邊，向我攀談起來。我想我應當把我初次和陳女士底談話記錄起來，因為我聽一位研究哲學的友人說，“我們飄泊的人，遇見的朋友很多，那能夠一一和他們結親密的交誼，時時通信。但我們萍水相逢，常有一夕話底交情，遠勝舊交百倍。到了次日，彼此分飛，一生涯中，難保有再會的機緣，所以要把他們向我所說的話，留記在筆記裏，後日常翻來看看，就和看他們像片一樣，做個永久紀念。”何況我和陳女士，十餘天同舟東渡，所談的話也不算少，可以不留記在我這筆記裏做永久紀念麼？

陳女士站在我面前微微帶笑的，

“先生貴姓是謝麼？我好像在先生行李面上貼